

鲁迅著译编年全集

一九二九 甲



鲁迅著译编年全集

王世家
止庵 编



人民
出版
社

鲁迅著译编年全集

拾

目 录

一九二九 甲

一月

《十月》首二节译者附记	3
致章廷谦	4
《雄鸡和杂馐》抄*	[法国]J. Cocteau 6
《奔流》编校后记(八)	10
《近代木刻选集》(1)小引	12
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	[苏联]卢那卡爾斯基 13
致孙用	25
一九二八年世界文艺界概观*	[日本]千叶龟雄 26
《落谷虹儿画选》小引	36
《近代木刻选集》(1)附记*	38
落谷虹儿的诗*	40
谨启	46
托尔斯泰与马克思*	[苏联]卢那卡爾斯基 47

二月

《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小引	83
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	[日本]片上伸 84
致孙用	115

“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	116
致史济行	117
致《近代美术史潮论》的读者诸君	118

三月

哈谟生的几句话	124
致章廷谦	127
《近代木刻选集》(2)小引	128
致章廷谦	130
致李霁野	132
致韦素园	134
致许寿裳	135
《奔流》编校后记(九)	136
《近代木刻选集》(2)附记*	140

四月

致韦素园	143
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	146
《比亚兹莱画选》小引	151
关于《关于红笑》	153
《壁下译丛》小引	156
表现主义	[日本]片山孤村 157
关于艺术的感想	[日本]有岛武郎 167
宣言一篇	[日本]有岛武郎 173
阶级艺术的问题	[日本]片上伸 178
“否定”的文学	[日本]片上伸 192
艺术的革命与革命的艺术	[日本]青野季吉 199
现代文学的十大缺陷	[日本]青野季吉 205

最近的戈理基	[日本]昇曙梦	213
致李霁野		225
《艺术论》小序		226
艺术论	[苏联]卢那卡尔斯基	228
《关于〈关于红笑〉》补记		328
面包店时代*	[西班牙]巴罗哈	329
新时代的豫感	[日本]片上伸	331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		340
《捕狮》《食人人种的话》译者附记		341
《一篇很短的传奇》译者附记(二)		342
《贵家妇女》译者附记		343
波兰姑娘	[苏联]淑雪兼珂	344
《艺苑朝华》*		357

五月

致舒新城		359
《关于〈关于红笑〉》补记二		360
《奔流》编校后记(十)		361
致许广平		364
致许广平		365
致许广平		367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369
致许广平		373
致许广平		374
致许广平		376
致许广平		377
致许广平		379

致陶冶公	381
致许广平	381
致许广平	382

一九二九
甲

一月

一日

日记 县。上午马巽伯来，未见，留矛尘所寄茶叶二斤。夜画室来。

二日

日记 县。无事。

《十月》首二节译者附记

同是这一位作者的“非革命”的短篇《农夫》，听说就因为题目违碍，连广告都被大报馆拒绝了。这回再来译他一种中篇，观念比那《农夫》是前进一点，但还是“非革命”的，我想，它的生命，是在照着所能写的写：真实。

我译这篇的本意，既非恐怕自己没落，也非鼓吹别人革命，不过给读者看看那时那地的情形，算是一种一时的稗史，这是可以请有产无产文学家们大家放心的。

我所用的底本，是日本井田孝平的译本。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日，译者识。

原载 1929 年 1 月 20 日《大众文艺》月刊第 1 卷第 5 期。

初未收集。

三日

日记 晴。上午得矛尘信。

四日

日记 晴。下午陶光惜来，未见。晚真吾来。夜黄行武来，未见，留陶璇卿所寄赠之花一束，书面一帧。

五日

日记 晴。上午得王仁山信。午后得小峰信并《北新》，《语丝》及版税泉一百元。得陈泽川信。得裘柱常信。收侍桁所寄『ダレコ』一本，价二元。

六日

日记 星期。晴。上午得侍桁信并『有島武郎著作集』三本，约泉三元三角。下午达夫来。

致 章廷谦

矛尘兄：

在去年十二月卅一日的来信未到之前两天，即“国历”一月一日上午，该巽伯已经光降敝寓了，惜我未起，不能接见，当蒙留下“明前”与“旗枪”各一包无误。至于《赌徒日记》，则至今未见，盖小峰老板事忙易忘，所以不以见示，推想起来，当将印入第二期矣。《奔》5洪乔之事，亦已函告他，但能否不被忘却，殊不可知，此则不能不先行豫告者耳。

赌徒心理的变幻，应该写写的，你“颇有经验”，我也并不觉其

“混账”——惟有一节，却颇失敬，即于“至尊”之下，加以小注，声明并非香烟，盖不佞虽不解“麻酱”，而究属老支那人，“至尊”之为∴和∵，实属久已知道者也，何至于点火而吸之哉。

《全上古……文》，北京前四年市价，是连史纸印，一百元。今官堆纸而又蛀过（虽然将来会收拾好），价又六十五，其实已经不廉，我以为大可不必买。况且兄若不想统系底研究中国文学史，无需此物倘要研究实又不够。内中大半是小作家，是断片文字，多不合用，倒不如花十来块钱，拾一部丁福保辑的《汉魏六朝名家集》，随便翻翻为合算。倘要比较的大举，则《史》，《汉》，《三国》，《蔡中郎集》，嵇，阮，二陆机云，陶潜，庾开府，鲍参军如不想摆学者架子，不如看清人注本，何水部，都尚有专集，有些在商务馆《四部丛刊》中，每部不到一元也，于是到唐宋类书，《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中，再去找寻。要看为和尚帮忙的六朝唐人辩论，则有《弘明集》，《广弘明集》也。要而言之，《全上古……文》实在是大而无当的书，可供陈列而不适于实用的。

青龙山者，在江苏句[句]容县相近，离南京约百余里，前清开过煤矿，我做学生时，曾下这矿洞去学习的。后来折了本，停止了。Kina 当是 Kind 之误。“回资啰……”我也不懂，盖古印度语（殆即所谓“梵语”乎），是咒语，绍兴请和尚来放焰口的时候，它们一定要念好几回的，焰口的书上也刻着，恐怕别处也一样。

冬假中我大约未必动，研究之结果，自觉和灵峰之梅，并无感情，倒是和糟鸡酱鸭，颇表好感。然而如此冷天，皮袍又已于去夏在“申江”蛀掉，岂能坐车赴杭，在西子湖边啃糟鸡哉。现在正在弄托尔斯泰纪念号，不暇吃饭也。

《游仙窟》似尚未出，北新近来殊胡里胡涂，虽大扩张，而刊物上之错字愈多矣。嚶嚶书屋久不闻嚶嚶之声，近忽闻两孙公将赴法留学，世事瞬息万变，我辈消息不灵，所以也莫名其妙。上海书店有四十余家，一大队新文豪骂了我大半年，而年底一查，拙作销路如常，捏捏脚膀，胖了不少，此则差堪告慰者也。

迅 启上 一月六夜

斐君兄均此致候不另。

Miss 许亦祈我写一句代候。

七日

日记 晴。上午寄茅尘信。寄侍桁信。寄淑卿信。午后寄中国书店信。往内山书店买书五种，共泉八元六角。

八日

日记 晴。上午寄石民信。收未名社所寄《影》两本，《未名》两期。收杨维铨信并诗稿。下午托广平往北新寄小峰信。梁得所来，未见。

九日

日记 晴。午后季市来。收侍桁寄来『ドン・キホーテ』一部二本，价四元。

十日

日记 晴。下午得马珏信。假真吾泉五十。寄侍桁《而已集》一本。晚往内山书店。孟馥及其夫人来。付朝华社泉五十。

《雄鸡和杂馐》抄*

[法国]J. Cocteau

艺术是肉之所成的科学。

真的音乐家，将自由的天地给算术；真的画家，将几何学解放。

青年莫买稳当的股票。

艺术家摸索着，开一扇秘密的门，但也能够不发见这门隐藏着一个世界。

水源几乎常不赞成河流的行程。

奔马之速，不入于计算中。

艺术家不跳阶段。即使跳上，也是枉费时光。因为还须一步一步从新走过。

后退的艺术家骗不了谁。他骗自己。

真实太裸体了。这不使男人们兴奋。

妨碍我们不将一切真实出口的感情底的狐疑，做出用手掩着生殖器的美神来。然而真实却用手示人以生殖器。

一切的“某人万岁”中，都含着“某人该死”。要避中庸主义之讥，应有这“某人该死”的勇气。

诗人在那辞汇中，常有太多的言语；画家在那画版上，常有太多的颜色！音乐家在那键盘上，常有太多的音符。

先坐下，然后想。这原理，不成为蹩脚们的辩解才好。真的艺术家，是始终活动着的。

梦想家常是拙劣的诗人。

倘剃发，要剃光。

你说，因为爱，从右到左来了。但是，你不过换了衣裳。不也将皮肤换过，是不行的。

最要紧者，并非轻轻地在水面游泳，而是展开波纹，扑通地连形影都不见了。

小作品。——世上有一种作品，那一切重要，全在于深。——口的大小，是不成问题的。

招大众之笑者，未必一定是美或新。然而美或新者，一定招大众的笑。

“将公众责难于你之处，养成起来罢。这才是你呀。”将这意见好好地放在心里。这忠告，是应该广告似的到处张贴的。

在事实上，公众所爱的是认识。他们憎恶被淆乱。吃惊，使他们不舒服。作品的最坏的命运，是毫不受人们责难——不至于令人起反对那作者的态度。

公众不过是采用昨天，来做打倒现在的武器。

公众。——使用昨天而拥护今天，豫感明天的人们（百分之一）。破坏着昨天，拥护着今天，而否定明天的人们（百分之四）。为了拥护他们的今天的那昨天，而否定今天的人们（百分之十）。以为今天有错处，而为明后天约定聚会的人们（百分之十二）。为要证明今天已经过分，而采用昨天的前天的人们（百分之二十）。还未悟艺术是连续的事，而以为因为明天将再前进，艺术便止于昨天了的人们（百分之六十）。对于前天，昨天，今天，都不容认的人们（百分之百）。

在巴黎，谁都想去当演员。以看客为满足者，一个也没有。人们在舞台上拥来拥去，客座上却空着。

公众问：“你为什么这样做的呢？”作家答道：“就因为你未必这样做的缘故。”

类似者，是固执于一切主观底变形的一个客观底的力。类似与相似，不可混同。

有现实的感觉力的艺术家，决不要怕抒情底的事。客观底的世界，无论抒情使它怎样跟着转身，在那作品中总保存着力。

我们的才智善于消化。深受同化的对象，便成为力，而唤起较之单是不忠实的模写，更加优胜的写实。将 Picasso（译者案：西班牙人，从印象派倾向立体主义的画家）的绘画和装饰底的布置混同起来，是不行的，将 Ballad（译者案：合乐而唱的叙事短歌）和即兴之作混同起来，是不行的。

独创底的艺术家，不能模写。就是，他只是因为是独创底，所以

不得不模写而已。

假使鸟儿能够分别葡萄，那么，有两种葡萄串子。能吃的好的和不中吃的坏的。

不要从艺术作艺术。

原载 1928 年 12 月 27 日《朝花》周刊第 4 期、1929 年 1 月 10 日《朝花》周刊第 6 期。

初未收集。

十一日

日记 晴。上午得子英信。下午小峰来并赠笔五支，《新生》一部二本，即以书转赠广平。夏莱蒂来并交稿费二十。

十二日

日记 晴。下午小峰送来鱼圆一碗。

十三日

日记 星期。晴。上午得协和信。下午杨维铨来。夜画室来。

十四日

日记 晨。午后同柔石，方仁往大马路看各书店。下午雨。

十五日

日记 晴。上午寄小峰信。得曙天信。下午刘衲来。收教育部去年十二月分编辑费三百。得李秉中信。夜真吾来，赠玫瑰酥糖九包。

十六日

日记 晴。下午达夫来。夜雨。

十七日

日记 县。下午得小峰信并版税泉百，又《语丝》及《奔流》。方仁为从日本购来《美术史要》一本，又从美国[购]来《斯坎第那维亚美术》一本，共泉二十。

十八日

日记 县。上午收侍桁所寄丸善书目一本，下午转寄季市并《奔流》，《语丝》；以刊物分寄陈翔冰，子佩，羨蒙，淑卿。收侍桁代购之『アルス美術叢書』三本，值六元。学昭赴法，贤桢将还乡，晚邀之饯于中有天，并邀柔石，方仁，秀文姊，三弟及二孩子，广平。夜微雪。

《奔流》编校后记(八)

这一本校完之后，自己觉得并没有什么话非说不可。

单是，忽然想起，在中国的外人，译经书，子书的是有的，但很少有认真地将现在的文化生活——无论高低，总还是文化生活——介绍给世界。有些学者，还要在载籍里竭力寻出食人风俗的证据来。这一层，日本比中国幸福得多了，他们常有外客将日本的好的东西宣扬出去，一面又将外国的好的东西，循循善诱地输运进来。在英文学方面，小泉八云便是其一，他的讲义，是多么简要清楚，为学生们设想。中国的研究英文，并不比日本迟，所接触的，是英文书籍多，学校里的外国语，又十之八九是英语，然而关于英文学的这样讲